

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写短篇小说。写短篇不是难事,写得少,是知道不难,想写好却非常不容易,因此要谨慎再谨慎,小心又小心。可能是写得最累的一个短篇,感觉没完没了,想了一个又一个结尾。计划让男主人挂掉,考虑最多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才能这样,动了很多脑筋,最后又决定不能这样,得让他活下去。

这期间,南京一家媒体宣布,停止发稿费,很可能还会引起“蝴蝶效应”。一只南美美洲蝴蝶,扇动它美丽的翅膀,结果引发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该来的都要来,都会来,但愿只是南京一家报纸。对于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有没有稿费都会写,都应该写,因为喜欢和热爱,古人没有稿费,李白杜甫没有,曹雪芹也没有。

每天都会去游泳,它与写作相辅相成,可以让大脑得到休息。偏偏遇到游泳池换水,只能改成散步。我住在江边,沿江岸

走走,也是挺好的享受。没想到走着走着,把脚崴了。下一个三级台阶,有一米高,第一级略高一点,走神了,第一步没迈好,脚一软,便跌了下去。

当时一阵剧痛,感觉听到了骨头的响声。十分慌乱地爬起来,脑子里一片混乱。试着走几步,疼得受不了。只好让女婿开车来接,回到家,脚肿得厉害。女儿说,都这样了,赶快去医院拍个片子。又说两周后,你要去荷兰和德国,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去医院急诊拍片,结果很快出来,一看报告,医生笑了,说欧洲肯定不能去,这是“撕脱性骨折”,要打石膏。时间已很晚,医生说先去药店买个固定支架,很便宜的,几十块钱,明天再来打石膏。好在拍片报告,手机上能看到,通过熟人传递,两家三甲医院的骨科主任,很快给出同样结论,

最好打上石膏,其次是用固定支架,卧床两周,不可以行走。去欧洲旅游的钱已付,机票还没出,代价是付三退一,于是不仅脚疼,还心疼,心疼真金白银。正好扬州有本人的“文学创作四十五周年研讨会”,也是早就预定,请了各路专家,主办方很着急,结果我是坐着轮椅去参会。研讨会是毕飞宇兄亲自操办,他看着肿胀的脚踝,让我赶快向我们共同熟悉的一位女领导咨询,她有与我一样的“撕脱性骨折”,找了一位神医,很快恢复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领导打电话,她大笑,说确实有这么神奇,说这医生名不虚传。立刻帮忙联系,是一家社区医院的院长,很快加上微信,将拍片报告转过去。社区医院很遥远,巧在神医院院长居然与我同住一小区,可以天天蹭他的车。

一切都仿佛老天爷安排好,崴了脚,不得不取消欧洲之行。坐轮椅去扬州,得知领导也崴过脚。她热心推荐,神医精心治疗,情况立刻好转。遇上了高人,也就一周时间,感觉已可以出门,与旅行社电话,回答是补上机票差价就行。

神奇之处在于不同的治疗方案,通常情况下,撕脱性骨折都是固定,卧床不动,神医的思路是科学康复,要动,一定要动,要保持肌肉活力,要保证血液流通。生命在于运动,恢复也得运动,所谓治疗,感觉是让你走进了健身房,躺在那,锻炼瑜伽的阻力带和健身球,尽量吐气拉伸,再配合理疗,冰敷。

结果是我的短篇小说也写完了,男主人幸存下来,没让他死。脚也不怎么疼痛,刚开始步行,还继续肿,天天坚持运动治疗,冰敷两次,情况便越来越好。补了旅行社机票差价,欧洲之旅竟然失而复得,真的很开心。

龙场·村超·天眼

何亮亮

曾经数次到过贵州,今年四月的一次,更是加深了对多彩贵州的认识。

先说龙场。这个地方位于贵阳修文县,是王阳明的贬谪地,“龙场悟道”即在此地,被称为“从心开始的地方”。龙场成为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地。在龙场仁立,追思阳明先生的心路历程,他启发后人超越困境的智慧和力量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王阳明在贵州居留近三年,留下生活足迹,更播撒智慧的种子。全省兴建王学书院29所,始论“知行合一”。王阳明六百多篇诗文,六分之一作于贵州,入选《古文观止》的三篇文章,两篇作于贵州。贵州奇绝瑰丽的山水,培育了贵州真诚包容的人文环境。作为阳明心学故乡的龙场,其独特性就给贵州带来无法量化的精神资源。

近年“村超”在贵州崛起,不仅吸引国内大批粉丝前往,声名远播国外,成为贵州又一名片。村超正式名称是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举办的足球赛事。村超比赛由村民组织、参赛者以村民为主,比赛奖品也具有农村特点如猪脚牛头。2023年5月13日,联赛开幕式表演和足球比赛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随即被媒体报道,网民也亲切地称其为“村超”。

为什么在贵州的榕江,这种民间赛事能成为远近闻名,吸引八方来客的“村超”?到过现场,感受到那种接地气的狂欢节气氛,若有所悟:这是真正民间体育与娱乐结合的活动,又有少数民族与贵州地方特色,为其他地方所无。据说抗战初期广西大学迁入榕江,学校师生将足球运动带到这里,从此成为当地民众喜爱的运动,1990年当地各村举办比赛和联赛,成为“村超”雏形,据说最热闹的时候有15支球队参赛,观众座无虚席。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榕江车江三宝侗寨,所有行政村都有自己的足球队,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仅12岁,年纪最大的有50多岁。

我参观的一场村超比赛,数以千计的观众围绕着小型临时看台的球场四周载歌载舞,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身穿各种传统民族服装的代表会吹奏着民族乐器与球员一起进场载歌载舞,晚间在烟花的映衬下,当地侗族、苗族民众在球场中央表演大型歌舞,气氛非常热闹,感觉就是以足球比赛为载体的嘉年华,难怪吸引无数游客来此同乐。

现在流行词语中,有“脑洞大开”一词。贵州的“天眼”就是一个让人脑洞大开之地。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20世纪90年代,“中国天眼”设想提出时,大胆到有些突兀。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德国的埃弗尔斯伯格望远镜口径100米的世界纪录已保持多年,而“中国天眼”的目标是500米。

“天眼”的理想建造地对地形、地质、水文等都有着极高要求,为了给望远镜找个最合适的“家”,当时年近50岁的天文学家南仁东带着团队与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行走各地,最后选定贵州大山深处的现址。2011年3月动工开建,2016年9月落成启用,横空出世的“中国天眼”刷新了世人对射电望远镜的认知极限:口径500米,仅圆梁、索网和支撑馈源舱的6座高塔就用掉1万多吨钢材;反射面板总面积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用掉2000多吨铝合金;如果将“中国天眼”装满水,全世界每人可以分到2升。建造“天眼”就是对中国经济、制造的挑战,而中国科学界、工程界成功应对了这一挑战。

今年4月有幸第二次参观“天眼”。登上这个巨大的天文望远镜的观景台,“天眼”的反射面就像一个巨大的银碗,镶嵌在群山之间,和周围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感觉油然而生。略举数例,能不赞贵州?

谁非过客:千唐志斋的无声诉说

李舒

千唐志斋大概算不上洛阳的热门景点,可是一进门见到花园里映衬在初夏爬山藤叶的翠绿之中的八个字“谁非过客,花是主人”,我便知道此地甚好。

能讲出这句话的人必定历经千帆——千唐志斋的主人是辛亥革命元老张钫。老张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反对过张勋复辟,参加过护法运动,策应过北伐和中原大战。1942年河南遭灾,河南老乡说,只要往西走,说张钫的名字,就可以吃上白面馒头——张钫当时把自家4000亩水田全部低价兑出,购粮救济灾民,被尊称为“老家长”。

这样一位几乎见证了近代中国的重点历史节点的革命大佬,在他的老家铁门镇,盖了一个叫“千唐志斋”的书斋,在书斋的花园里写了这样八个字的楹联。“千”并不是虚数,老张在此搜集了上千方唐代墓志,这还没算上北魏、西晋、五代以及宋、元、明、清的志石。一方小小的墓志,写就的是一个人的一生,无论这个人是谁侯将相,还是公主驸马,生前如何显赫,死后也不过就是这一块小块的石头,看过这些墓志,我们确实可以感叹一句:“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千唐志斋”四个字是章太炎写的,不过章太炎的名号在千唐志斋里也许只能勉强挤进前十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邕、米芾、郑板桥这样的大名头。这些墓志都镶嵌在窑洞的石壁上,青黑色的墓

志碑石森然罗列,层层叠叠,在这里,人的呼吸仿佛也沉了,仿佛一不小心,墓志上的文字就会自己走下来,向我们讲述墓主人的故事。在那些石头上,我看到权倾朝野的裴德裕晚年如何凄凉,妻子刘氏因崖州缺医少药而病死;我看到狄仁杰为自己刚正不阿的发小袁公瑜亲自撰写的墓志铭,“宰割有声,恤刑无讼”,这何尝不是狄公自己的写照;我看到只活了23岁的洛阳圣武观女道士马凌虚如迷团一样的死因……

可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并不是这些墓志铭。我的目光在角落处的几块窄小的碑石上滞留——它们形制简陋,刻痕浅而模糊,如一群被挤在历史缝隙里的影子,每一块碑石的开头都是一样的:“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这样的碑石,千唐志斋里有四十多块,这些“亡宫者”,便是唐代宫人。

据《旧唐书》卷四十四、《新唐书》卷四十七载,唐代设灵官局专掌宫人丧葬:供医药于病者,备衣物于亡者,“仍于附近寺观为之修福”。五品以上宫人亡故,若无亲族,须择一同姓男子于墓侧主祭三年;无同姓者,方由灵官局遣人祭奠。陪葬规模亦依品级:“三品给百人,四品八十人,五品六十人,六品七

品十人,八品九品七人,无品者……给三人。”

看上去好像很有人情味?眼前冰冷的石头,戳穿了纸面的温情,因为无论怎样陪葬,都掩盖不了墓志中的那句话“亡宫者,不知何许人也”,她们连名字也无法留下来。

碑石有大有小,五品以上者,碑身尚算方正,纹饰略具,字口也深些;五品以下,则多狭长单薄,边缘粗粲,仿佛草草凿就的石片。有一块墓志,石面风化成粉白的麻点,仅余“不知何许人也”“卒于某所”“春秋六十有三”几行残字,如被时间啃噬的枯骨。风穿过石隙,发出空洞的鸣咽,吹不散这石头凝结的寂寥,仿佛一个无声的句点。

但有两块墓志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都有这样的文字,“弭谐帝道,复我唐业”。这一批宫人的去世时间大多在神龙元年前二年,很显然,她们都参与了神龙政变。

神龙政变发生于神龙元年(705年),在这场政变中,女皇武则天终于交出了权力,中宗复位,李唐复辟。事变中,我们记住了犹豫不前的太子李显,记住了白发苍苍的宰相张柬之,但那些无名宫人的贡献,一直以来被我们忽略。要知道,武则天入宫以来,一直依靠庞大的宫人情报网络掌控



笔底明珠 (扇面) 周胡闻谅

朝局,但在神龙政变前夕,这一网络突然失效。史料记载,政变发动时武则天对羽林军的行动毫不知情,直至叛军包围寝宫才“惊起”,我想,最关键的封锁者也许就是那些无名宫人,当然,还有她们的领导者上官婉儿。她们的勇敢被史书湮灭了,还好,因为有墓志铭,我们得以窥见一点当年的传奇,她们都是“容止端雅”“性履柔顺”的女人,在那样的时代里,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她们也是宫廷的牺牲品,那怕有那样的功业,最后也不过成为墓志铭里的“复我唐业”。

墓志铭上有她们的卒地记载:“卒于宫所”“卒于初门”“终于某所”“卒于东都思功”。据《新唐书·百官志》,思功乃宫人养病之所。想来那些“宫所”“某所”,大抵皆是宫墙内安置病弱老迈者的角落,名目不同,实为同类。衰老与病痛是她们共同的归宿,名字与来处,早被深宫吞噬。

她们的葬地则指向洛阳城北的特定区域,“葬于洛阳之北原”“葬于北邙山”“葬于亡宫之堂”——这是宫人专属的坟茔。学者程义、尚民杰已有详考,

这片城北之地,是宫人们在世间最后的集体印记。我也去了北邙山,荒草在风中起伏如浪。“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这片土地埋葬了许多王侯将相,许多风流才子,但也曾密密排列着属于宫人的坟茔。她们生时困守宫墙,连名姓也成禁忌;死后埋骨于此,一方粗石便是全部生平。灵官局的香烛未必为她们点燃,寺观的诵经也未必为她们超度,也许,唯有北邙山的月亮,千年如一日,照着她们无名的坟头。

石斋里的碑沉默着,风化的字迹是她们唯一抵抗彻底湮灭的印记。历史如筛,筛去了细小的沙砾,只留下帝王的冠冕与将相的功勋。只有这些无名的碑,固执地立在那里,如幽微的磷火,提醒着曾有许多人,这样活过。

走出书斋的时候,我再次看了一眼“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这真是最好的楹联。



读张可久《小山乐府》

松庐

半隐名山半隐衙,吟游四海不为家。松花闲摘煎仙酒,春水新生煎乳茶。一阙越歌惊客梦,满江长叹起寒鸦。何当坐石濯缨足,且看看天落绮霞。

每年到中学生中高考的季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就要揭幕了。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制片人、导演、摄影、演员及各技术环节的专业人员,组成所谓的“电影工业”。同时,观影的粉丝也必不可少,如果缺了影迷的参与,电影成了少数人的孤芳自赏,想必也会很寂寞。

一般电影节的主角总是电影和电影的创作者,今年稀奇了,上海办了首届“上海影迷节”。花钱看戏的“粉丝”当家作主成了主角,也是破天荒头一回。和一些专业影迷相比,我的观影经历或许算不上丰富,但回想过去几十年和电影结缘,还不浅呢。

我幼年父母在外地工作,幸运的是6岁那年,父母调回上海,一家人团聚了,应该是在复兴中路的长城电影院,全家出动观看了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这可能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红楼梦》演到高潮,黛玉焚稿、宝玉哭灵,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大人的抽泣,但我偷看我祖母和父亲母亲,他们脸上没有悲容,或许可以用“释然”来形容。

老卢湾没有太多高级的影院,淮海、长城、建国、嵩山,都是民国时代就有的,长辈们改不过来,还叫它们“巴黎”“辣斐”等老名字,只有国泰,好像

一直没变过。现在新天地的核心地段,当年有一家设备极为简陋的大庆剧场。简陋归简

星光伴我飞

周力

陋,我却在那里看过最多的电影,因为大庆剧场专门播放快要下档的影片,票价要便宜一点,也就差那么几分钱。最疯狂的一次,看通宵场连映《教父》一二三集,走出剧场大门,天色已经破晓,隔壁点心店的牛肉煎包刚刚出炉,而我兜里只有喝碗豆浆的钱……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开始举办的,至今已然是第27届。我的观影经验和其他人或许不太相同,我会盯着那些从录像带、VCD、DVD一路关注过来的经典电影。王家路的《重庆森林》、黑泽明的《七武士》、大卫·里恩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还有少年时代带给我无数欢乐的法国电影《虎口脱险》……我想尽办法在大银幕上重温经典,希望留住片中的每一个细节。

随着上海国际电影节越来越深入人心,获得一张电影节的门票也成了难事。不过今年,有一部电影是我一定要看的,那就是陈逸飞导演的《人约黄昏》。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中

文系,当时系里的黄乐琴老师编一本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安排我完成和徐訏有关的章节。那时徐还是个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冷门作家,我几乎翻阅了图书馆里所有和徐訏有关的作品,完成了那篇有点艰难的文字。数年以后,《人约黄昏》上演了。电影一开场,张锦秋扮演的女主角对梁家辉扮演的作家说:“人,请带我去斜土路”……哟,那不就是徐訏的《鬼恋》吗?

十日谈

影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我是一位仍未熄灭热爱的影迷。